

◆ 安庆地理

杉木洲

孙曜武

安庆市郊有个“杉木洲”，就在西门外，它是皖河进入长江后冲积而成的一个洲，与海口镇相望。安庆人称那块地叫“沙漠洲”或“沙帽洲”，这种叫法是对这块地的误称。

大别山区的三条支流长河、皖水、潜水，汇合于怀宁县平山镇后始称“皖河”。这三条支流曾是太湖、岳西、潜山山里人对外交流和贸易的交通要道，他们将竹、木、生漆、茶叶、药材等输出，囤集于商贾云集的石牌镇。支流水浅，只能以排筏运送，载货量小，多批次运往石牌囤集。皖河流到石牌后，水变得深，河面变得宽，可以以船舶大批量向长江口输送，继而用更大的船舶集装，沿长江顺水而下，去往芜湖、南京、上海等地交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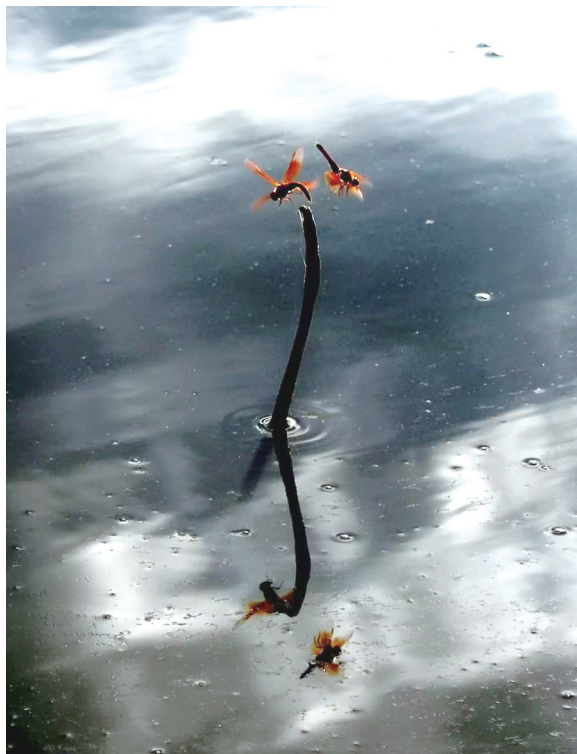
大别山区盛产杉木，是长江流域杉木主产地，而长江沿岸城市的建筑，以前多以杉木为主要建材。聚集于石牌的商人收购杉木后，多

以船运往皖河入长江口的洲上囤集，待价而沽。日积月累，该洲上堆放了大量的杉木，故而时人称该地为“杉木洲”。

杉木洲因为冲积而成，四周有水，与陆地不能相接，洲上的商人为了生活方便，出钱修建了“大新桥”“小新桥”，如今这两个地名仍在使使用。若是荒漠的沙洲，当时人们何以花钱修桥联结，况且是两座，可见当年杉木等贸易的繁荣。

现在我们看到的“杉木洲”，因整修码头、航道，兴修圩堤，早已与陆地合为一体。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前，大水季节还能在这里看到大小渡船、货船、客船聚集。

杉木洲，实际上是个商业地名，并非以地貌或地形而命名。由于安庆方言中“杉木”“沙漠”“沙帽”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发音，导致以讹传讹，真正的地名反而没人记起。



比翼 徐仁良 摄

◆ 江湖脸谱

落入乡村的大姐

史良高

母亲生了我们兄弟姐妹五人，如今四人生活在城里，唯独大姐落户乡村。改变大姐一生命运的是我的祖父。

祖父从饥寒交迫的民国一路走来，受尽了没有田地的苦，恰逢土地改革，家家凭人口分田，那一块块肥沃的土地在一瞬间就到户了，他眼睛都绿了。其实，更该怨我的父亲，一个有文化懂政策吃公家饭的人，怎么竟听信祖父的胡言乱语，让祖父像牵着小山羊一样将大姐牵到乡下？

孩子，是母亲身上的肉。小小年纪的大姐怎能离开娘呢？一个又一个夜晚，母亲涕泗横流，和父亲吵过骂过绝食过，但木已成舟，还能怎样？

城镇户口，商品粮，在那个年代可是多少人为之奋斗一辈子而求之不得啊！

大姐落户农村，最开心的是我奶奶。奶奶来自江南大通古镇一个制伞世家，她嫁给祖父时，祖父正在南京做生意，三寸金莲的奶奶极需大姐这样的孩子伴随左右。晚年的大姐回忆起她的童年：“每天早上，左手一只马桶，右手一只尿壶，然后开始在柴锅大灶下烧火煮粥，去猪圈喂猪，去河边洗衣洗菜……”奶奶有个比大姐小一岁的儿子，家务，奶奶不会让他插手。大姐抗争过，也回到爸爸妈妈身边赖着不走，可是，户口没了，供应粮没了，饥饿，让大姐又无奈地回到了乡下。

在荒凉贫瘠的湖边，大姐小学只读到二年级便开始放牛。母亲不放心，总让我去陪陪大姐。每次去，大姐都显得格外高兴，把那条调皮的黄牛扔在河滩，领着我挖荠菜、讨米曲，歇下来的时候，就顺手拔根鸦雀草，和我玩游戏。这种古老原始的游戏很简单，输赢以结束时视野里有无老鹰、喜鹊、八哥、鹭鸶之类的飞禽为准，胜利者便能“享受”拍打对方胳膊十下。每每

这时，大姐都把最开心、最快活的机会让给我。后来，大姐开始和人民公社社员一起下田挣工分，插秧、耘草、割稻、车水、挑稻把，兴修圩堤……柔弱的身躯在田地里摇晃。那些年，祖父与姥叔远在江南一家造船厂务工，家中只有大姐与奶奶留守，每天忙完生产队的农事，大姐还要荷锄担桶忙自留地的活。

大姐出嫁那天，母亲亲自为大姐绞脸。绞着绞着，母亲就哭了，围观的人无不流泪叹息。大姐的脸在泪水的浸泡下完成了一场神圣的仪式。母亲知道，这个仪式的终结，大姐便永远是一个乡下人了，泪水里溢满了一个母亲的愧疚与悔恨。

谈婚论嫁前的大姐还有点城镇人的模样，成家之后的大姐便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。两条又长又黑的大辫子不见了，一张白里透红的脸庞消失了，儿女们相继出世之后，大姐憔悴了，就像一棵饱经风霜的树。大姐被残酷的现实打磨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。她肯定怨过，恨过，悔过，哭过，但一觉醒来，照例戴着斗笠，穿着蓑衣，打着一双赤脚，把裤管卷得老高的，在圩田里插秧、耘草，忙完田里忙地里，喂完鸡猪又忙着烧饭洗衣。好在大姐有个勤劳刻苦的姐夫，他们相帮相衬，不仅拉扯大了四个孩子，还盖起了一幢宽大漂亮的楼房。那年，我们兄妹一起去她家贺喜，大姐脸上写满了幸福：“搞了一生，总算有了这么个顶头的！”欢喜之余却也流露出几多艰辛，几多无奈。晚上，一家人谈笑风生，大姐突然兴冲冲地从楼上抱下一盒大蛋糕，正准备切开，二姐说：“这不是春节送你的吗？”她说：“是呀，一直留着呢！”小妹撅撅，奶油已经干得像块石头。看着那盒蛋糕，我们都无话可说……

今年七夕，大姐80岁了。倘若不落户乡村，她也会拿着养老金，和我们一样漫步在霓虹闪烁的街头，然而，这一切都与她相去甚远。值得欣慰的是，大姐的儿女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，含辛茹苦，奋力拼搏，一个个跻身魔都上海，成了有房有车一族。前几天，大姐在视频里眉飞色舞，说合池高铁枞阳站就选址她家门口，下次去她家，再也不用坐三轮车，可以直接乘高铁了。

◆ 流年碎影

干 菜

解红光

母亲去世早。我幼时跟着奶娘生活，常见她晒制干菜。奶娘是个干瘦的女人，手背上的青筋如蚯蚓般蛰伏。她晒的干菜，村里人都说好。究其原因，是她肯费工夫。瓜菜要选得嫩，洗得净，切得匀，晒得薄，翻得细心，收得及时，这些工序，她从不马虎。奶娘晒好葫芦干、黄瓜干、南瓜干、豇豆干、扁豆干、茄子干、雪里蕻、红苋菜等干菜，捏在手里沙沙作响。哪天没有新鲜蔬菜吃，就从高处够下一个袋子，捏一小撮，泡发了之后，炒肉片，炒辣椒，炖豆腐，或者煮个干菜锅，都极有味。

奶娘晒菜时，我蹲在一旁看。她选个大太阳、无风的好天，拿扫帚扫净场地，把起早从菜园里摘回的带露的各种蔬菜瓜果拎到池塘边洗净，切好，再拿草木灰拌匀，分类摆放，均匀地铺成几个“方阵”。我在一旁看着，看阳光洒在瓜片菜叶上，看奶娘额头的汗珠闪亮，看皂角树投下斑驳的影子。中午时分，太阳毒辣，奶娘头顶一条湿毛巾，把干菜挨片翻面。瓜菜水分蒸发了，蜷曲着身子和同伴拉开了距离，裹上一些灰尘的干得更快。傍晚，我和奶娘收干菜，大小不同的布袋贮藏着不同的干菜，有的要晒上几天才能完全干透。我有时看得倦了，便倚着门口高大的皂角树根部沉沉睡去，醒来时，身上盖着奶娘的旧衣了。

干菜的味道，是百姓的味道，屋檐下那一挂挂的红辣椒，鞭炮一样，喜庆得很；葱头、蒜种串串累累，随风摆动。冬日里菜少，找一把干菜泡开，便是一道下饭菜。奶娘常说：“干菜是雪天的宝贝。”干菜烧腊货格外香，每每多吃半碗饭。

城里人视干菜为珍馐，酒家基本上都有一道“干菜烧肉”，要价不菲。前些年，奶娘老了，背驼如弓，见了我，浑浊的眼泪流了下来。我返回之前，她从香火柜的抽屉里摸出一袋干菜，塞在我手里，说：“拿着，城里吃不到的。”我捏着那干枯的菜叶，忽然又想起儿时在檐下看她晒菜的光景。家里人告诉我：大冬天的，奶娘夜里不敢睡觉，坐在楼梯那里看着夜猫，怕夜猫溜上露台啃咬咸鹅。奶娘念叨：“这晒干的咸鹅是留给伢子们蒸干菜的，不能被猫咬了。”我眼泪瞬间决堤。

奶娘前年走了，在那个飞雪的新年之夜。临终前清楚明白的她，交代了最后一句话：“借别人的斗用，还的时候要买两条糕带着。”按照故乡的风俗，老人过世后穿寿衣是要坐在米斗上的。

安葬奶娘后，我还了人家的米斗，庄重地奉上两条糕。“糕”是礼仪，而“高”，则是诚挚的祝福。

奶娘留下的干菜，我至今还存着一小包，舍不得吃。偶尔打开闻一闻，还有阳光与泥土的气息。